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

真假表妹

ZHEN JIA BIAO MEI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眞 假 表 妹

林微潤編寫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3 1/36 印张7/9 字数13,000

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200

分类号: K256

统一书号: T7104.211

定 价: 七 分

目 录

真假表妹.....(1)

父子捉“水鬼”.....(7)

潜伏哨.....(10)

神兵.....(14)

“空白島”上的斗争.....(19)

真假表妹

一天傍晚，战士李小舟下崗回来，看見营房門口挤了一大堆人，还有个梳着两条长辮子的姑娘。他正在奇怪，只見大家嘻嘻哈哈地招呼他：“小舟，貴客来啦！”同班战士张里还跑到他跟前，做了个鬼脸：

“別正經啦，不請糖，我揍你！”

小舟心里扑通扑通跳起来了。不用說，他已經明白啦！半个月前，媽媽来信說，有个表妹在福州工作，媽很喜欢她；还說，表妹在最近要請假来島上看望他。他就回了封信，說現在部队在执行一項重要的任务，叫表妹下个月来。沒料到，信才发出五天，表妹却已經来了。

小舟又喜欢又有些不安，臉紅紅的。但那个姑娘却大大方方地迎上来招呼他：“表哥！”并且伸出了手。小舟看这姑娘大約有二十岁年紀，穿一套花衫蓝褲，鵝蛋形的脸有一对水汪汪的眼睛，走起路来，細腰一扭一扭的。小舟心里有三分喜欢，却有七分不大

順眼。他記得自己五六岁的时候，曾到外祖母家，跟表妹玩过几个月，以后再沒有見過面，不知道这些年来，表妹干些什么工作，但看来她似乎已經不象农村姑娘那样朴素、稳重。小舟和表妹握了手，帶表妹到招待室去了。

表妹既大方又热情，口口声声表哥表哥的，小舟心里很不自在。他陪表妹吃晚飯的时候，老是低着脑袋，不知道說什么好。

天漸漸黑了，排长叫小舟陪伴表妹談談心，不要参加班务会。小舟就留下来了。他向表妹問了一些家乡人民公社的情况。表妹說的句句都好，小舟听了很高兴。

表妹还談到自己，說高中毕业后，分配到福州邮电局工作。她口齿灵巧，边介紹自己，边反問小舟的生活情况。他們俩漸漸地談的投机起来。只是表妹常常用一种輕浮的目光看他，使小舟怪不自在的。他只得不时地故意抬头望着窗外。

小舟回到班里睡覺时，心里还一直在自問自答：我喜欢她么？不，現在还早呢，应当慎重，应当多了解。比如，她为什么一見面，就那么热情呢？唉！誰知道她的思想作风怎么样。夜深了，他才迷迷糊糊睡

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小舟吃了飯，到表妹房里去。門開了一條縫。小舟敲了兩下，叫着表妹的名字：“史光同志，起來了嗎？”只聽見房里嬌聲嬌氣地回答道：

“啊呀，是表哥嗎？進來吧！”小舟推門進去，不覺呆住了：表妹還半臥在床上，穿着桃紅紗的內衣，被子只蓋到胸部下面，笑嘻嘻地望着他。小舟退了一步，心里有些厭惡，低着腦袋說：“表妹，你休息吧，我出公差去啦，半夜才能回來，明天再來看你。”說着，就轉身要走。表妹急忙說：“等等，別火燒屁股似的，你到哪里去？”小舟遲疑地答道：

“就在村後邊的山上。”她關心地說：“哎，山頂光溜溜的，海風又大，別着涼啦！”小舟笑道：“當兵的還怕風吹雨打？別擔心！”她緊迫着問：“出什麼公差呀？”小舟心里一怔，含含糊糊地答道：“這是秘密，我走啦！”不管她還在說什麼，就趕快跨出門走了。

這天夜里，天黑沉沉的，沒有月亮。小舟站在崗位上，警惕地監視着周圍的動靜。他忽然覺得右前方的一棵樹後邊，隱隱約約地出現了一個鬼鬼祟祟的黑影。他趕忙閃到樹後。黑影漸漸地走近來，離他只十

来步了。小舟突然跳出来，端枪大喝“站住！”

“表哥，原来你就在这里，叫我好找呀！”他表妹娇声地答着，还是往前走去。

小舟心里突突跳起来，连忙叫道：“快回去，这是哨位，不能来！”但她却依然嘿嘿地笑着往前走。小舟急出了满头大汗，咬着牙喝道：“不回去，我开枪啦！”这下，他表妹竟呜呜地哭起来了：“好，你欺侮我，我有句要紧的话，白天忘了告诉你，现在特地来找你。你，你瞧不起人啦。……”她边说边向右前方靠攏，那里正是小舟守卫的军用仓库。小舟觉得这个表妹实在可疑，看她仍要走上前来就“呸！”地打了一枪。她尖叫一声，吓得跌倒了；等爬起来要往回走时，小舟又喝了一声：“不准动！”

这时，巡逻组飞快地赶到了。巡逻班长把她带回连部。经过保卫部门的审查，果然发现她是美蒋训练出来的特务，还从她身上搜出一盒定时炸弹。这个女特务怎么是小舟的表妹呢？原来，前几天，小舟的表妹从福州寄来一封信，说过两天要来看望小舟，信中还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。信在中途被敌特弄去了，敌特就派了个女特务冒名顶替，想拉攏小舟，窃取我军的海防情报，和爆炸弹药仓库。但是，敌人的阴谋



她尖叫一声，吓得跌倒了。

又一次可耻地失败了。

过了几天，小舟正在睡午觉。忽然，同班的战士张里又嘻嘻哈哈地跑来叫他：“小舟，你的贵客来啦！”小舟以为张里又在拿自己开心，气鼓鼓地不理睬他。这时，排长也进来了，对他說：“小舟，你的表妹来啦，这回是真的表妹，保卫部門审查过了，你去迎接吧！”

小舟和排长来到了接待室，只見一个姑娘长得又秀丽，穿得又朴素，一对大眼睛还有点象外祖母的眼睛呢！姑娘站起来对他一笑：“我听你們排长說过了。真对不起，我还没有来，就給你們添麻烦了！”小舟紅着脸說：“我就想，我們家的表妹决不会是那种人样嘛！”惹得全屋的人都笑了。

父子捉“水鬼”

小刘在民兵队部听说有个特务偷渡到大陆来了，民兵大队搜捕了一天一夜，还没有抓到。这时，他送信到县里刚刚回来，太阳西斜了，还没有吃午饭，真是走得腿又酸，肚又饿。可是，一听到这消息，就忽然觉得浑身是劲，到厨房里找了一把宰羊用的尖刀，往腰里一插，拔腿就往海边跑去。小刘的爸爸刘青海，是民兵小队长，看见孩子慌慌张张地跑了，叫了几声；小刘装作没听见，飞快地跑远了。他爸知道小刘要去抓特务，心里很不放心，急忙捎了一支枪去追小刘。

小刘在海边走来走去，一点可疑的地方也没有发现。他坐在岩石上，看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急得一跺脚，嘿！脚板竟插入岩缝里，花了好大力气才拔出来，还擦破点皮。他心里一动，就往西河村前面那片海滩奔去。原来那里的岩石有许多暗洞，小刘经常到那里摸蟹。



小刘拿了把刀，拔腿就向海边跑去。

小刘走近那堆岩石，細細地探索着；忽然，发现有一条暗沟順着岩縫，通到岸边的土坡上。他爬在沟沿上，低下头朝沟里細看。突然听到一声响，背后突然来了个人，把他的脖子卡住了。小刘知道这个人正是他要寻找的“水鬼”，可只怪自己一时麻痹，竟先落到人家手里了。怎么办呢？他心里正在盘算，只听见那个家伙恶狠狠地喝道：“你說，民兵都到哪里去了？不說，就割下你的脑袋来！”

“唔，我想想看。”小刘支支吾吾地說着，心里急得象火烧似的。刚好，近处发出了一块石子墮地的声音，那个家伙吃了一惊，手一松，小刘乘机猛地把头一低，掙脫大汉的手，順势拔出尖刀，朝“水鬼”的肚子猛插进去。不知道是一时太慌张，还是肚子餓了沒有力气，刀子插得不太深。“水鬼”痛得大叫一声，竟把小刘狠命地扑倒了。

小刘的脑袋撞在礁石上，几乎晕了过去。他迷迷糊糊地看見“水鬼”拾起了他的刀，正要戳来。小刘想滾到旁边去，可是渾身一点力气也沒有了。正在这危急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背后一声大喝：“站住！”

原来，小刘的爸爸已經赶来了。他狠狠地用枪口頂住匪徒的背脊。匪徒抛掉了尖刀，慢慢举起手来。

小刘喘了口气，喝了口沟里的水，顿时觉得力气恢复了过来，爬起来，向匪徒唾了一口，和爸爸一起押着俘虏走了。

后来，上级把从匪徒手里缴来的手枪奖给小刘，小刘天天佩着它站岗放哨。小刘这段不平常的故事，也就这样传开了。

潜 伏 哨

深夜，狂风暴雨，雷轰电闪。连长林昌同志关紧窗门，只听得海潮嘩嘩响，象万马奔腾，心里一怔：连里设的几个潜伏哨，今夜可艰险呵！特别是飞虎山下的三号岗哨，现在正是新战士李明灯值勤，他能不能坚决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呢？他放心不下，便披上雨衣，提着手枪，带了通讯员小张，一直往飞虎山下走去。扑面的狂风吹得气都憋住了，迈一步都得使出浑身劲，雨水刷刷地顺着衣领往脖子里灌；可是，心里惦念着战士，也就越走越急了。

他俩走了半个小时，才穿过泥濘的海堤，到了三号岗哨的地方。虽然天黑沉沉的，风雨声又大，他俩

的脚步也很輕；但是，仍然从前面传来严厉的口令声：“站住！口令！”

“防！回令！”林連长輕声回答。

“备！”海滩中传来輕微的声音，“呵，是連长……”

林連长紧张起来。急忙快步走到哨兵的身边。在閃电中，看到李明灯跪在海滩里，潮水淹沒了肚子，渾身湿透，涂滿污泥；飞虎山上的洪水嘩嘩地冲下来，冲激着他的脊背。他一动不动地跪着，双手紧握着枪。离枪口五六公尺前面，也跪着一个人，面对大海，渾身象泥猴，高举着一双发抖的手。

看到这一切，連长明白了：新战士李明灯抓到了偷渡的特务。連长叫通訊員去看押那个“泥猴”，自己貼近李明灯的身边蹲下来，发觉他的呼吸急促。刚要发問，他已一头栽到連长怀里，失去了知觉。这时，連长注意到，他脖子上还系了一条紅領巾。連长把他抱到山脚下，用自己的干衣服給他披上。他漸漸苏醒过来，向連长报告他值勤的情况。

……李明灯潜伏在海滩里，忽然，一陣肚子痛，接着就渾身打冷战，发起疟疾来了。但是，他知道潜伏哨的責任，就咬咬牙坚持在哨位上。后来，疟疾越



李明灯紧握着橈对着被抓到的水鬼。

发越厉害，脑袋有千斤重，胸口象要裂开一样，似乎要晕倒，他就急忙跪下来。忽然，他想起内衣口袋里的红领巾。这是他三年前戴的，入伍后，还一直带在身边，决心在部队里好好干，争取做个共青团员。他把红领巾掏出来，系在脖子上，就觉得身上增加了力量，脑子也清醒多了。

他吃力地坚持着，忽然，听到海滩上发出几声轻微的响声。他瞪大眼睛看去，果然，有个黑影晃了一下。他的心一紧，好象一下子把病赶跑了，机灵地爬在泥水里，屏住呼吸。那个匪特刚走到他可以看清楚的距离，他猛地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，举起手来！”匪特拔腿要跑，他立即开了一枪，匪特摇晃了一下，显然是打中了。随即，匪特跪了下来，举起了手。

李明灯抓住了匪特，就觉得头又痛得要裂开来似的，浑身烧得象着火了一般；但他咬着牙，终于坚持到连长到来，光荣地完成了祖国哨兵的任务。

神 兵

黑夜，浓雾籠罩着大海。一只小船象离弦的箭似地向金門島疾駛，船上坐着四个英雄偵察員。他們靠着夜雾的掩护，把小船靠上了离金門島前沿約一百多公尺的一块大礁岩，然后把小船塞进岩縫。

天漸漸亮了。班长紀清河同志命令大家：“現在开始伪装。”于是，大家分散臥在礁石的背側，半个脸孔露在礁石的頂端，身上披一条涂了顏色的大麻袋，远远看去，和礁石的顏色一样。

紀班长看大家伪装好了，又再一次严肃地說道：“从現在起，我們每个人都变成了一块礁石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不准动，否則，就是违犯战場紀律。”

海浪扑打着礁石，激起一丈多高的浪花，象一篷篷盛开的蓮花，撒在偵察員們的身上。他們象岩石一样，一动也不动。

天漸漸黑了，偵察員們臥在礁岩上一整天，手脚都麻木了。敌人不时地向海上打照明弹，探照灯的光